

小 珍 集

施 蟄 存 作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小珍集

施鰲存作

一九三六 八 付排

一九三六 九 初版

一 一五〇〇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No. 436

---

每冊實價五角

# 目次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片    | 一   |
| 奶    | 一一一 |
| 車路   | 四一  |
| 業    | 六四  |
| 虎記   | 八二  |
| 搭的靈應 | 九三  |
| 嫡裔   | 一一七 |
| 嫡裔   | 一四四 |

## 名片

浙江省教育廳第三科辦公室。下午三時二十五分。柔弱的秋陽從鉛皮的屋脊上溜下來，斜照在書記馬家榮的寫字台上。

馬書記把寫好的兩份公事分別放進卷宗夾內，預備明天早上送到科長室去，把他的用了八個月的大綠穎在硯瓦上劃兩下，潤一潤筆尖，套進了銅筆套裏。隨後是伸了一個懶腰，帶着個呵欠。他抬起眼來一望，才覺得辦公廳裏是怪靜的。王書記已經把藤椅旋轉去和周書記下象棋了，他隔着那空了的陳科員的藤椅望去，周書記底黑棋七零八落地已經賸不了幾子，他們至少已經下了半點鐘棋了。那唯一的女司書王雪珍小姐，照例地把全個上半身爬在桌面上寫情書了。她底手皮包已經從抽屜裏拿出來，放在桌上，只等時鐘一打四下，她一定是用了加速度

第一個放射出去的。

書記馬家榮底眼光在王司書底電燙的鬚髮上停留了一會之後，就規規矩矩地回來落在自家的寫字台上了。玻璃的寫字板下，平平整整地壓着五六個名片：「朱原放，字叔雅，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士，浙江第七中學校長，浙江教育改進會會員。」

哦，那個身材矮矮的嵒縣人，戴了一付白鋼絲邊眼鏡的，倒是教育界的老資格了。馬書記掏出手帕來，把眼睛揉了一下，再看第二張：「黃烈，振家浙江蘭溪，國立北京大學法學士，前安徽大學教授，浙江紹興財務局長。」

這就是昨天來看科長的那個胖子了。說起話來不住的喘氣，並且還打着僵舌頭的官話。哦，他是爲紹興縣立中學的建築費事情來的。馬書記閉着眼想那黃大胖子和科長說話時的一副累相。這裏還有：「陳李漱玉，浙江吳興，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，前浙江省黨部婦女部長，浙江第二女子中學校長。」

現在女人也很有幾個闊氣的；可是，闊氣的女人都不漂亮。陳李漱玉，馬書記凝神着追想上星期來請領特別費的那個女校長底丰采，她穿着一件直襟的自由布衫，黑裙，一雙平底皮鞋，臉兒黃黃的，好像失了血，一點脂粉都不搽。太樸素了，太樸素了！馬書記一想起這樣的女教育家就得搖搖頭表示他底不贊成。女孩子就是一朵花，總得紅紅綠綠的妝點妝點，要是這樣的樸素，那——那也未免矯枉過正了。幸而，女學生們大多數不肯倣效她們底校長的，否則，全都是這樣素淨起來，怕沒有人會討女學生做老婆了。

馬書記拈着陳李漱玉的名片妄想着。直到茶房打掃了科長室，照例帶了一個字紙簍出來，走過他面前，才使他驚覺了。

——喂，阿二，來來來！

茶房阿二走了過來，馬書記就照例地在那科長的字紙簍裏亂翻一陣。這一次是四張名片。阿二已經習慣於他底收集名片的奇僻，微笑着走了。

馬書記拂拭這四張名片上的塵埃。趙光任，杭州民報編輯，曾駿，字家駒，浙江省政府秘書。周之年，江蘇吳縣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二廳辦事員。吳士讓，字伯謙，山東濟南，浙江建設廳長。這些姓氏籍貫和頭銜，逐漸地在馬書記眼前明亮起來。

馬書記的寫字台左方第四隻抽屜，是他底名片採集箱。每天從同事的桌上，科長的字紙箋裏，或別的地方採集來各式名片，第一先得經過仔細的拂拭，如果碰到有鉛筆字寫着，馬書記一定會用橡皮給謹慎地擦去，而一點不損傷卡紙。但這也不一定，如果是什麼軍政學界要人的名片，如果是本人親筆寫着的字，那麼，馬書記爲保存名人手蹟起見，一筆一畫不肯擦去的。馬書記製作標本的第二步手續是「壓」。正如植物學家壓製蠟葉標本一樣，他把當日收集來的名片放在玻璃寫字板底下壓上二十四小時，然後放進抽屜裏去。

馬書記搜集名片的奇癖是從十七個月以前開始的，那即是他被介紹到教育廳

任事之後的第三個月。到現在，他底名片搜集箱已經快要盛滿了。

被馬書記認為有搜集價值的名片，都是有官銜刊着的。祇有一張名片，雖然沒有官銜，但是被馬書記視作珍品的，那是：「袁克文，洹上寒雲」。這是皇太子的名片，馬書記曾經費了許多心力輾轉從同事底親戚裏討來的。

馬書記在辦公室裏唯一的消遣品，就是這些名片。要有五分鐘的閒空，他就抽出他底採集箱來，隨意取出幾張名片來賞玩，他欣賞各種的款式，各樣字體；尤其是各種頭銜，更使他神往。有的時候，馬書記也會想給自己去印一百名片。可是他擬了好幾個樣子，覺得都不合式。因為問題是：他從來沒有看見過有人的名片上刊着書記頭銜的，如果光光的不刊頭銜呢，馬書記以為這名片大可以省了。所以，馬書記自己至今還沒有印過名片。

馬書記把昨天的五六張名片放進抽屜裏，再把今天的四張壓在玻璃板下。看看好像成績少了，有點不滿意。這時候，壁上的鐘聲響了，等馬書記來得及把

玻璃板放端正，立起身來戴了呢帽走的時候，那女司書王小姐早已走出辦公室門，淺綠色的旗袍角在門邊一閃，就不見了。

走出省教育廳的大門，秋風從西湖上吹來，撲面就覺得一陣爽氣。馬家榮先生照例地覺得換了一重人格。是的，他已經換了一重人格，讓我們代替了馬書記，稱他馬家榮先生吧。

走在路上，誰都是一樣的，這裏可分不出什麼等級來。馬家榮先生這樣想，挺着胸脯往西湖邊上走。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愧於人。當然，他底意思是說「走」，並不指那些坐汽車或包車的人。他行着深呼吸，吾養吾浩然之氣。

馬家榮先生家住在清波門外，蔬菜一畦，旁有三間老屋，屋內則妻一書櫥一老媽子一，此外便了無長物。天氣清和，歸家尚早，於是馬家榮先生便在湖濱公園挑一隻空椅子坐了。

坐在湖濱公園椅子上的人，大都不是來看西湖的。獨有馬家榮先生却老老實

實地看着西湖。西湖是百看不厭的，一半勾留爲此湖，蘇東坡尙且如此，而況馬家榮先生？雖然蘇東坡時代的湖上有畫船簫鼓之盛，但如今雖無畫船，却有銅欄杆的划子，或汽油快艇；雖無簫鼓，却有女學生的口琴，或 His Master's Voice 的話匣子，或 RCA 無線電，馬家榮先生不薄今人愛古人，所以對於湖上的風光，永遠是表示讚賞的。

有西裝革履者，曳手杖，氣度甚爲閒雅，施施然來與馬家榮先生同坐一椅，馬家榮先生的專注於湖山佳麗的眼睛遂覺得搖搖而不自持了。

於是他看了他一眼。

彼此都有點面善，於是彼此再互相看了一眼——很長久的一眼。大概還是馬家榮先生記性好，他先認出對面的是中學裏的同學：

——哦，密司特王，好久不見了。

馬家榮先生堆着笑臉，移坐過去一點，表示親近之意。而那位王先生却似乎

還有些不認得他。

——哦，哦，我們好像在什麼地方會過，貴姓是……

——我們是老同學，詒徵兄大概不記得了。敝姓馬，馬家榮。

王詒徵先生將手杖叩擊着椅背，尋思似地：

——馬家榮，哦，不錯，我們是鹽務中學裏的同班，年數多了，一向少見，差不多不認得了。

王先生一邊說一邊踱着來來往往的行人，好像尋找什麼熟人似的。稍停了一下，回過眼來看馬家榮先生沒有什麼答話，便又很自然地獨白下去：

——從前老同學很多，可是一分手，就不容易碰到了，可不是？密司特馬現在……在什麼地方？

——兄弟在教育廳當一個小差事。

這是每當有人問起他底職業來的時候，馬先生慣常了的回答。但如果再追問

他在教育廳做什麼，這就使他窘於回話了。書記，他祇是一個書記，這是他輕易不大肯告訴人家的。

——詒徵兄現在在那裏得意？他問。

——我，我現在已經改了名字。

王先生說着掏出一張名片來遞給馬家榮先生。名片，又是一張名片！馬家榮先生恭恭敬敬地接過來。清秀大雅的仿宋字呈現在他眼前：「王夢秋，安徽省政府祕書」。馬家榮先生把名片鄭重地藏進衣袋裏，覺得嘴唇有點發熱。他又一度感到自己掏不出一張印着官銜的名片的煩惱。

——密司特馬在教育廳第幾科？

那王祕書望公園四周流看了一遍之後，更隨意地問。

——第三科。

馬家榮先生訥訥地回答，他很害怕王祕書再盤問下去。同時，他又覺得他好

像在辦公室裏對科長講話一樣，有點顫抖，并且感覺到自己的渺小。

——不錯，教育廳第三科科長不是沈郁文嗎？

馬家榮先生吃了一驚。怎樣，沈郁文？他沒有聽見過有這個科長。

——沒有。我們科長是李維翰。

——哦，李維翰，不錯，我也相熟。我們在上海同住過，很投機。幾時我倒要去拜訪拜訪。

聽說他與科長很有交情，馬家榮先生對於這位貴同學不禁有一點希望。他心下想，機會不可錯過，此時該用單刀直入的手法了，於是他嚙嚙地說：

——很好很好，既然密司特王和敝科長相熟，兄弟倒要請老同學幫幫忙，在敝科長面前代為吹噓吹噓，讓小弟有一個升級的機會。實在……不瞞老兄說，兄弟現在的差事實在太壞了。咳——他咳嗽着——太壞了……

——哦，那很容易，很容易，老兄現在第三科裏担任那一部分職務？王祕書

——我，我是書記。馬家榮先生低聲地回答。

——那太委屈了，委屈之至。我看見密司特李的時候就給你說，至少總得當個科員，可不是？或者，或者我如果來不及去拜訪密司特李，我無論如何總給老兄寫一封信去。

聽着這樣一力擔當的話，馬家榮先生感激得幾乎要掛下眼淚來。他在寂寞的二二年間的書記生活中，從來沒有遇到一個這樣熱心幫忙的朋友過。他記得衣袋裏還留着一張備而不用的五元鈔票，他覺得，在禮貌上，在交誼上，甚至在政策上，都有請他底老同學去吃一頓夜飯的必要。

但沒有等到他開口，王祕書已經立起身來忽忽的道：

——對不起，我約會的朋友來了，先走一步。你的事情我一准給你辦。

說着拖着他的手杖走了。馬家榮先生看他走出公園門，與一個時裝少女攜着

手，望錢塘門那邊走了去。

人真難說，在中學校裏，一個不用功，專門說大話的同學，現在居然會做省政府祕書，而且還有這樣的豔福。馬家榮先生坐在椅子上默想，幾乎要不相信方才的遇合了。

×

×

×

第二天，在辦公室裏的書記馬家榮，態度比往日不同得多。他留心着來看科長的客人，而且從送信的茶房手裏偷看科長的信，整整的一天，可是沒有看見王祕書來，也沒有一封寫着「王緘」的信。

哦，大概總要明後天。

下午，公事趕完，馬家榮書記裁了許多名片大小的紙。規規矩矩地給自己的名片打樣。中間應該是「馬駿」，左下角得寫「字家榮浙江杭縣」，右角上是「浙江省教育廳第三科科員」寫好之後，用右手姆指食指拈着名片角，伸直了

手，眇着一隻眼審度了一下。不對，單名是應該空一格的。於是得重新再寫過一張：「馬 駿」，這樣才行。寫好之後，費三分鐘工夫的端詳，他發現這款式還是不行，印在左下角的總是號和籍貫，不必注明「字」字，這多獸氣！「家榮浙江杭縣」，這就夠了。

於是馬家榮書記再寫過他的名片款式。

×

×

×

馬家榮的科員銜名片樣子揣在懷裏已經三天了，可是王秘書還沒有來看過科長。祇有一封給科長的信，信封上寫着「王寄」，馬家榮懷疑這是王秘書給他寫的保薦信。但是科長那方面並沒有什麼動靜，這却有點奇怪。也許科長那面不賣這個交情。於是馬家榮書記有點腹誹他的科長了，「李維翰，王八旦。」他當作韻語似地在抄寫公事的時候，不出聲地唸着。

同時，馬家榮又懊悔沒有問明王秘書住址。也許他們貴人多忙事，忘記了。